游龙

□ 邹胜军

位于鄱阳湖之滨，长江入口的赣北小城湖口，元宵节，各个乡镇都有游龙的习俗。

以前，正月里，在乡村的田间地头、开阔地带还搭戏台，唱大戏，接来七大姑八大姨，回娘家看戏，人山人海，很是热闹。为丰富生活，活跃气氛，文化部门还多次组织，各乡、镇、场在元宵节当天，进县城体育馆游龙、舞狮、打蚌壳、走高跷、走莲船，在县剧团，举行猜灯谜闹元宵等活动。巡游时，满大街红彤彤、金灿灿，神态各异的游龙队伍首尾相连，那种锣鼓喧天，爆竹声声，万人空巷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。

2月14日下午，正在上班，接到村里元宵节游龙的通知：11时在祖堂前集中，欣然应允。第二天，立即驱车前往。

元宵节，湖口又称灯节，民间多称“年宵”，“宵”与“消”同音，民间说，年宵就是把年货吃完消掉，吃了年宵果，年就过完了，开始忙生计。

老家流泗镇，是草龙之乡，千百年来，有句谚语“草把的龙是真龙”，即，用稻草编扎的龙，才是真龙。

湖口草龙起源隋唐，盛行于明清。有一千多年历史。过去游龙，都是年三十以前编扎好，放置祠堂备用。制作相对简单，选用金黄色稻草，扎成龙头、龙尾，根据龙的节数，扎成数量不等的草把，再搓一根又粗又长的草绳，把龙头、草把、龙尾串起来，用木棍插在草把上，一条草龙就算成功。草龙，经过几代艺人沿袭、改进、创新，编扎工艺日益成熟、考究、精致，彰显草龙特有的庄重威严、古朴典雅的神韵。游龙时，众人跟随锣鼓节点，龙呈之字行走，左右、上下舞动，摆出各种花样造型，惟妙惟肖。以祈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流泗镇喻芳泽老人，为湖口草龙编织工艺第三代传人，被文化部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现在游龙，村民们自己编扎草龙已经不多见了，大都买来布龙。

过了正月初七，各村陆续开始游龙，空旷的田野上，不断传来此起彼伏的锣鼓声。年宵节当天，游龙达到高峰。

游龙前的准备工作是祭龙。祭龙活动充满仪式感。祖堂前道场上，搁置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有托盘，托盘盛有酒、酒杯、果品、筷子、一碗粑，一对大红蜡烛在烛台上熊熊燃烧，众人已闻声而来。11点58分，祭龙仪式开始。村里19位年轻后生高高举起19节龙，在八仙桌前一字排开。管年人，起身桌前，焚香、化纸，倒了三杯酒，洒在地上，再次点燃冲天炮，拜祭天地。接着，村里长者邹爱田大叔，手拿一只大公鸡，在鸡冠上拧出血来，把血滴在龙头上，锣鼓声骤然再响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，众人举龙来到祖堂里，环绕一周，开始张彩。张彩即张口喝彩。张彩形式多样，有盖房子上梁彩、乔迁彩、游龙彩、女儿出嫁彩、结婚铺床彩、洞房花烛夜彩等，张彩在湖口民间代代相传，朗朗上口，遇见喜事随口就来，内容大都富贵吉祥，平安喜乐。今天是祭龙彩：“手提金鸡似凤凰啊，生得头高尾又长啊，头高赛过五岳顶啊，尾长通达富贵墙啊，此鸡不是凡间鸡啊，王母娘娘报晓鸡……”一人吆喝，众人齐声附和“好哇、好哇”。从祠堂里出来，开始热身游龙，众人互相接替上前游龙，在锣鼓鞭炮声中，一片龙腾虎跃。祭龙仪式就此结束，开始游龙了。

这一年以来，村里凡家有喜事的，是游龙队伍必到的。喜事包括娶新媳妇、嫁女儿、盖新房子、老人家做大寿的。远远的，听到锣鼓声，主人出门迎接，点燃爆竹，称“接龙”到家。以前要准备一块红色长条布，家境殷实的拿出一床红色绸缎被子或者毯子，挂在龙头上，称“披红”，俚语叫“舍己”，出手大方之意。今天，要去一家盖了新房的，游龙队伍在新居里绕行一圈，龙头开始吆喝了：“龙来龙来啊，恭喜发财啊，龙头龙尾一枝花啊，我今游龙到你家啊，贵人家里真发福啊，金子银子滚进屋啊，贵人家里真发财啊，金子银子滚进来啊，一进进到华堂上啊，左边是金银库啊，右边是积谷仓啊，金银库里藏财宝啊，积谷仓里万担粮啊。我今祝赞后啊，荣华富贵万年长啊。”一人高赞，众人附和。张彩完毕，主人喜笑颜开，拿出一个红包。龙出门时，又是一阵爆竹称“送龙”。

下午活动议程，去附近同宗同姓村里游龙，一路敲锣打鼓，来到同宗同源邹氏家族祠堂，祠堂门口早已做好准备，点燃爆竹迎接，摆开桌子、凳子，桌子上摆放着香烟、水果、茶水、瓜子、糕点等。舞龙表演是必须的，在龙头的引领下，众人开始舞龙，一条20多米长的红龙，大家配合默契，龙身蜿蜒翻腾，盘旋舞动，上下、左右，如蛟龙出海，道场上尘土飞扬，锣鼓声、爆竹声、掌声，响成一片，众人连连喝彩，在送龙的爆竹声中，又去到下个村庄。

湖口民间游龙有句俗语“游龙不怕丑，单捡亲戚走”，意思是，游龙不要怕难为情，要去有亲戚的村里游龙，亲戚出来接龙，定是好烟、好茶，时兴糕点，最后还炒出一大锅软糯香甜的芝麻糖待客，临走送龙出村时，塞上几条好烟或者红包。

晚上9时是“参龙”活动，即游龙队伍须挨家挨户游龙。主人在自家八仙桌上摆放果品、糕点，点燃一对红蜡烛等候，龙进门和龙出门用爆竹接送是必须的。参龙有讲究，大门进，后门(灶门)出，游龙队伍举着龙，在厅堂、房间、厨房小跑穿行，叫“赶煞”，即驱赶凶神恶煞。此时，锣鼓更加密集响亮，伴随着众人呜呼呼、呦呼呼的声音，游龙者似在左顾右盼寻找、驱逐妖魔鬼怪。“煞”赶走了，主人就平安健康，村里就吉祥无事。

参龙完毕，在祖堂前，又铆足劲，一番舞龙。然后，一路敲锣打鼓把龙送过土地庙，在村外池塘边，取下龙棍，焚香、化纸、鸣炮，祭拜天地后，把龙布堆积在一起点燃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保佑大家身体健康，称“送龙归天”。

村里有个邹招利大哥，今年儿子结婚，在送龙归天之前，他提出今年他家里“接龙珠”，得到众人首肯。龙珠，即龙嘴里含着一个大枣，他接回家给儿媳妇吃，可以珠胎早结、早生贵子。请龙珠，是把所有游龙的村民请回他家里，给大家烧茶、递烟、炒芝麻糖，还要出一份喜钱。待众人休息、吃饱、喝足，各自回家，接龙珠的任务就算完成。

“三十夜的火，年宵夜的灯”，说的是年三十晚，火要烧旺，年宵夜，灯要点亮。可见，灯在年宵晚上的重要性。村里家家户户，大门两边灯笼、所有房间的灯都亮起来，到处灯火通明，如同白昼。

民俗活动，既丰富了百姓的生活，又增加了族人的凝聚力。目前，湖口保存较好的就是游龙，具有浓郁的赣北地方特色。以前，伴随游龙，还唱大戏、舞狮子、走旱船、打蚌壳、闹花灯、走高跷、推车赶会、花鼓、卖货郎、打莲箫、游虾灯、挑花篮等民俗，现在已鲜见。

在乡村振兴工作中，民俗文化如何传承、发展，因势利导，发扬光大；让消失、沉寂的民俗焕发时代的活力，赋予新生命，新内涵；留住乡愁和记忆；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。

过完年宵，大家都要各奔东西了。上班的上班，求学的求学，务工的务工，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。村里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

年，就这样过完了。

珍藏的情书

□ 赖永洪

以前我珍藏过很多东西，但在几次迁徙的颠沛后，保存下来的只有小樟木箱子里的那叠书信了。这些信都是妻写给我的，二十多年的光阴把信封磨起了许多毛绒，而泛黄的信纸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温馨又甜蜜的故事……

高中毕业的第三年初冬，我去市里参加了一个职业技能短训班，希望学到一技之长后，能到经济发达的广东沿海谋生。在班上我认识了妻，当然她那时还只是姑娘家，她那永远都写着快乐的脸蛋，和与人为善的热心肠很快吸引了我。慢慢地，我俩的话多了起来，后来有事没事我就找她借东西，再后来我要到了她的通讯地址。

培训结束回到家后，我立刻写了封信给她，信上的内容全是那年轻人空洞的理想，以及对未来不实际的憧憬。当我鼓起勇气把它掷进邮箱时，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激动，觉得俩人会因书信的交流而越走越近。稍后，又有了焦虑的期盼，希望着她能很快收到它，并马上回信。可是，在等待中，我从飘舞着的云端跌进家门前的鱼塘里，那浑浊且带着鱼腥味的水让我窒息：一天，一个星期，一个月，半年……始终没有回讯！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次年腊月我从广州回乡过春节，刚到家母亲便告诉我，在我的写字台里有几封来信。我先安置好风尘仆仆的行李，再去厨房找东西吃，心里不禁在想：不知是哪几个高中同学写给我的信。就在我懒得深入研究时，母亲补充了一句，有一封是赣州市区寄来的。我先愣了一下，然后向卧室飞奔而去，急不可待地打开抽屉，那纤细而久违的字迹映入眼帘：这是吹向田野的一缕春风；又是爬上枝头的一粒花蕾；更是沁人心脾的一股甘泉……

原来，她在培训班毕业后，就跟着她的表哥、表姐们去了深圳务工，上个月放假回家才看到我的来信。她在回信中附了一张彩色近照，上身一件白毛衣，下身一条健美裤，两只眼睛似乎看着我含情脉脉……

我一遍又一遍读着纸上的文字，仔仔细细嚼着每一个词，每一句话，生怕漏失或者误解她笔下的含义。我很想听到她在写此信时心跳的声音，我幻想着有这样的特异功能。我也希望我们心照不宣，能愉悦地保持书信往来，渴望着罗曼蒂克的浪漫能青睐上我这个愣小子……

过完春节她将返回深圳，并在信中留了新的通讯地址。而我为了能保持与她的联系，选择留在了家乡。我知道，假如我也返回原处上班，恐很难收到她的来信，因为在广州市郊人口稠密且又复杂，外来人员的信件，邮差往往不会送到公司或厂内，都统一放在收件地址附近的某一个小商店里(写信是人们当时最常用的交流方式)，每天一大沓的堆在台子上，无论谁都可以随意取走，造成收件人常常遗失邮件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我家地处偏僻的山区，在以前交通条件甚差，一般从外省寄来的信件需要半个月才能收到。这样从我寄出书函再收到回信，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等待回信，是需要经历一段精疲力竭的特别体验，我掰着手指头：数星星，数月亮……明明知道还没这么快有回信，可常常可怜巴巴地坐在家门口，期盼着在看见邮递员时，他会冲着我喊：喂……你的信！

日子就这样在兴奋、期盼、煎熬中一天天过去，失眠的夜也常常扯疼我的神经，可我却乐此不疲地在享受着这种折磨……觉得世界是这么美好，甚至还觉得那个邮递员的驼背，也是楚楚动人的仪容……

新燕呢喃，柳丝拂扬，我们的话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。我提议，为了节省信笺的空间，想对她的称呼缩短成一个字。但当把信寄出去后，我忽然发现这个理由可笑，完全站不住脚。还好，她在回信中没有责备我，而是学着我的样子，对我的称呼也缩短成一个字……再后来，我又觉得只用一个字来称呼她，不能完全表达出我的情感，于是自作主张添加了三个文字，这次在刚开始时，我多少有点难为情的扭扭捏捏，但第二次时竟然心安理得起来，以至她最终也学着我的口吻来称呼我……

她留在信笺上的墨迹里，流淌着春风般的温柔，还有像蜜蜂对花儿般的一往情深……我们变成一叶小舟，追逐潮起潮落、月缺月圆；我们合化成一株菩提树木，聆听山风吹笛、溪流潺潺；我们化作一对飞鸟，任由平川万里、云卷云舒……

荷花谢后，柚橘正黄……她的来信越来越多，我小心地把这些书信装在母亲送给我的那个小木箱里，放在书架的顶层，无论迁徙何地，我都一定带着这个樟树木箱……

一眨眼，许多年过去了，我至今还会时不时在夜深人静之时，掏出这沓情书，在床头就着柔和的灯光品读，重温那段甜蜜而又刻骨的美好时光！